

楔子 獨一無二的饗宴

驚喜並非都是有趣的，等著你的可能是要命驚嚇。

他拖著疲累的身子，走出了電梯，一步步往溫馨的家走去。

跟她交往三年了，很早就住在一起，溫柔體貼的她總是趕在他下班回家前，煮好一桌美味的佳餚，讓他一到家就可以享用熱騰騰的晚餐。

掏出鑰匙圈，那是以鋁線編織而成的立體愛心，鑲著兩張照片——他與她，象徵他們的愛情。

她是靈魂伴侶，不僅細心，還有著豐富與滿載的愛，而這一切只對他一個人。

他永遠都不會傷害她、令她傷心的，絕對不可能！

這麼想著，他已走到家門前，以手中的鑰匙開了門。

「親愛的，我回來嘍！」

屋子裡瀰漫著香氣，從廚房那兒微微飄出白煙，她探出頭瞥了他一眼，綻開笑顏。

「辛苦了！等一下就可以開飯了。」她的聲音被隆隆作響的抽油煙機捲入，聽起來有些模糊。

他放好公事包、脫下外套，挽起袖子準備進廚房陪親愛的洗手做羹湯。

自己出差三天，她一個人在家一定很無聊，得好好補償她吶。

他走進廚房，砧板上備有薑蒜等配料，一旁還有他最愛的辣椒，飯鍋裡熱騰騰的白飯已經煮好，青菜也正起鍋。

「好香喔！」他看見一個大鍋在爐上加熱著，便掀開蓋子看看，卻發現裡頭什麼都沒有，只有沸騰的滾水，「要煮什麼？」

她轉過頭，微微一笑。

「你想吃什麼呢？」她勾動著嘴角，帶著挑逗意味。

「當然想吃妳嘍！」他懂得她的意思，親暱的由後環住她，溫熱的氣息噴在她的頸上。

「真巧。」她雙眼沒有焦距，呈現一種痴迷的狀態，「我也是呢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喜出望外的說著，臂彎中的愛人突然轉過身，衝著他露出盈滿愛意的笑容。

只是，她的手上正握著菜刀。

沒有猶豫，手起刀落，扎實的一刀就往他的右腕剝了下去！

「哇呀呀——」他痛得慘叫出聲，看著銀色刀刃切進手腕肌肉裡，鮮血濺上彼此的臉。

情人將刀子拔出，竟使盡力氣再往那V形開口又砍了一刀。

「妳在幹什麼——」他驚惶失措，喊不完一句，手就被抓住，猛地往砧板上拽。

那該是溫柔的情人竟將他的手當雞頭似的，使勁猛剝！

骨頭很硬，即使剛把刀磨利了，她還是得再更用力些。

三刀之內，男人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手掌遺留在砧板上頭，鮮血直溢，刺眼的暗紅色液體佈滿整個砧板，一接觸到流理台的水漬，更迅速擴了開來，和著他不絕於耳的慘叫。

「啊啊……妳怎麼了！親愛的——」他驚恐的踉蹌後退，不敢相信的望著手腕的斷面，以及臉上濺滿鮮血的情人。

「我想吃你，」她深情款款，卻緊握著菜刀，回身朝他逼近，「好想你吃掉啊！」不……不！男人用力搖著頭。瘋了、瘋了！他那溫柔婉約的情人怎麼會突然瘋了呢？

他拔腿奔出廚房，但是情人卻飛快地甩出菜刀，刀刃扎實的劈進他的背部。

男人應聲倒地，而追來的人卻從容不迫的從一旁櫃子上拿出備好的布團，緩緩走向匍匐在地上的他。

他猛烈的顫抖，背上插了一把菜刀，痛得他不時哀鳴，恐懼感侵蝕著他所有神經與思緒，他告訴自己，這或許是夢！

「會痛嗎？」她粗暴的把布團塞進男人嘴裡，「放心好了，再痛也不會有我痛。」她踩住他的背，使勁拔起菜刀，血柱瞬間飛噴出來。

「哇啊啊啊啊——」這不是夢！這不是夢！他惶恐掙扎，力道竟不及那平日柔弱的情人。

她狠狠斬斷他的腳踝、切斷腳筋，這樣他就再也不能跑了。

單層單戶，沒有人能聽見他的慘叫聲，他只能直直被拖往冒著氤氳熱氣的廚房裡。

「水滾了，得快點下鍋呢。」她笑著，掀起爐上鍋子的鍋蓋。

那鍋水——要煮的，難道是他嗎？

情人蹲了下來，憐惜般撫上他的臉，但另一隻手卻握緊菜刀，從他的小腿開始，接連剝下一圈圈等寬的肉塊。

他聽見刀刃與骨頭相擊的聲音，感受著肌理神經撕開的痛楚。

啊啊啊——為什麼？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？男人痛暈過去前，腦子裡只有這個疑問。

可才沒過幾秒，雪花般的鹽卻抹上他鮮紅的斷口，令他陡然痛醒。

「不准昏過去！」她溫柔的說著，「肉要新鮮才好吃，你知道的嘛，現宰的豬肉最好吃了。」

說著，她高高舉起菜刀，不斷起落，用了十刀才總算剝斷他的大腿。

他已經痛得叫不出聲了，所以現在只求尋個解脫。視線逐漸模糊，他知道死亡的時刻快到了。

漸漸閉上的雙眼看見他深愛的情人，手裡拿著長長的削肉刀跟一塊磨刀石，令人發毛的刺耳磨刀聲在廚房裡迴盪。然後，她認真的從他肚皮上開始剝下第一片肉——

他痛得弓起身子，情人卻一拳往他臉上招呼，命令他不准動。

一片、一片、又一片，鮮紅的肉片從男子身上剝離，他再也叫不出聲，再也看不見情人殘酷的舉動，因為他終於失去知覺。

因此他並沒有看見自己如何被精細的料理：先是白斬冷盤，再來是三杯肉，內臟做了下水湯，其他的部分則用保鮮盒存放起來——她還可以分做好幾餐。

把地板上剩下的碎肉蒐集洗淨，然後拿出簡便的手動絞肉機，將肉放進機器裡，

纖手輕輕的轉動把手，隨即看見肉一條條的從圓孔中落下。

「呵呵……呵呵呵呵。」她笑得花枝亂顫。

將現場整理乾淨，她拿些肉末炒了盤麵當晚餐，至於剩下的還可以做義大利肉醬麵。

「放心好了，我不會分別人吃的。」她愉悅的吞下一口麵，再夾起煮成九分熟的帶骨白斬肉塊，痴迷的說，「我要你全部屬於我，只屬於我。」

她滿足的咬下一塊肉，細細的咀嚼，連骨邊肉都不放過，最後嘴角殘餘的肉屑與鮮血，她還珍惜的舔了舔。

他，永遠，只屬於她一個人。

第一章 鏡中的孤獨背影

別輕易回應非人的呼喚，有時那是勾魂的喪鐘。

他最想要什麼生活？如果有人拿這個問題問他，那答案永遠只有一個：遺世獨立，與世無爭。

他不是裝清高，而是他真的是個不善與人相處的物種，厭惡麻煩、更不喜歡交際，所以才特地挑了棟僻靜公寓，並當個 SOHO 族。

公寓鄰近學區，位於偏僻巷弄內，靜謐又毫無喧鬧車聲，每間都是獨立套房，從大門到電梯，均靠管制卡進出，不需要任何管理員；他叫莫言，是一個職業繪者，成天面對電腦工作，最多只需和經紀人跟各個案子的窗口聯絡。

他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這個更適合的工作了！

莫言今天有些心浮氣躁，他皺起眉往右手邊的牆壁瞪去。隔壁住著一個甜美的女大學生，貌似日本正妹新垣結衣，整體上算是個還不錯的女孩。

喜歡烘焙，做了小餅乾會送他一份，有香濃的蛋糕也少不了他，去年底還送了他一個具有特殊力量的鑰匙圈，在該死的「聖誕逃難節」中幫了大忙，勉強可以算是……一個朋友。

而她的最大優點是從不製造過度的吵鬧！除了偶爾的聖誕狂歡派對外，鮮少聽見她製造噪音——對喜歡安靜的他而言，這點比什麼都重要！

但是今天……莫言眯起眼，「為什麼外面會這麼的吵？」

有人直接在走廊上說話，還離他家很近，而且他沒聽錯的話，其中夾雜著鄰居楊舒喬的笑聲，這讓他很難靜下心來工作。

再加上……莫言深吸了一口氣，在他的右前方，有個自以為很淒慘的女鬼正倒吊著。

她幾乎沒有停止過哭泣，身體浮腫扭曲，頭下腳上的飄浮在半空中，那顆被車子輾過的扁頭就在他眼前搖來晃去，被壓爆的腦殼中擠出腦部組織，所有體液、腐液或是腦髓都隨著她每一次的哭泣而掉落。

又臭又吵！要不是她的死相算是經典，讓他可以繪製出作品以備檔，他才不可能讓她跟著自己回家。

「妳可以走了。」莫言冷冷的說著，將電腦裡的圖案存檔，收工。

女鬼聞言，像即將溺斃的人攀得浮木似的。她就知道這個帥哥看得見她。前晚在

馬路上飄盪時，突然被一股力量吸引，她恍惚的跟著一個男人走，事實上好多靈體都尾隨著他，那個男人像是塊磁鐵，吸引著所有鬼魂。

只是，最後能進來這間房間的只有她，不論其他的鬼在門外如何嘶吼，卻都進不來。

她並不知道莫言的公寓裡全貼滿了界符，一般魍魎根本不得其門而入——除非……他願意放他們進來。

整整兩天，她看見帥哥只是做自己的事，或是畫畫，完全不理會她的哭泣……她還以為跟錯人了，想不到他真的看得見她。

女鬼激動的想巴住莫言，但是他連理都沒理，左手指向她身後的窗子。

「走那邊。」

她搖頭，伸長了手，試圖攬住他的頸子。她知道，這個身體非常好……好到可以讓她借住一陣子！

莫言擰眉，火速操起書桌上的蒼蠅拍，對著伸來的手直接打下去。

「哇啊啊！」女鬼嚇得縮手，只見潰爛的雙手冒出白煙。

「出去。」莫言起身，再次往女鬼身上拍去。

「哇呀！」女鬼痛得身形扭曲。那是什麼東西？怎麼打得她全身劇痛，像要燒融她似的。

太沒禮貌了！她又不是蒼蠅，她好歹是一位女士、Lady 耶！

才想抗議，蒼蠅拍迎面打來，鬼臉烙上格子狀燒痕，驚恐的痛苦掩面，女鬼飛也似的從身後窗縫鑽出逃之夭夭。

「都是些得寸進尺的傢伙！」莫言搖搖頭，抓起桌上的小噴罐，對著空中跟蒼蠅拍噴了幾下，這裡頭裝的是對付低級靈的符水，還能順便淨化空氣。

外頭笑鬧聲不止，莫言不悅的摘下因工作而戴上的眼鏡，若不是下午他得出門一趟，不必忍受噪音太久，他現在就會拉開門請他們閉嘴！

「為什麼要約下午兩點這種時間？不知道紫外線很強嗎？」其實太陽正烈、陽氣又重，才是他討厭在白天出門的原因。

莫言十分厭惡陽光，因此這間八坪見方的角落套房，明明擁有四扇向西的大窗戶，卻特地以厚重窗簾遮去陽光，讓房裡昏暗得分不清晝夜。

沒辦法，他就是討厭陽光，黑暗的地方才適合他，才能令他感到舒適。

穿戴完畢，莫言終於出門了。

一站上走廊，就看見一個高大的男孩，正站在楊舒喬門口跟她聊天，她則學長學長的叫。這位學長眼底全是愛慕之意，不時的講冷笑話逗心儀的女孩開心。

莫言瞧見這景象立刻翻了翻白眼。這追求者不知道還要耗多久，要是天天都在走廊這樣吵，難保他不會逮幾隻小鬼往他身上纏！

他的關門聲讓相談甚歡的兩人止了聲，楊舒喬眨了眨眼，看著俊美的莫言，心跳不由得漏了兩拍。

「你要出去啊？」她覺得這是好事，從去年底開始，莫言出門的次數就變多了，

「要跟安琪小姐出去約會嗎？」

「誰要跟她約會？」莫言挑眉，聽見「安琪」這兩個字，他心裡的創傷就發作。安琪是聖誕節那時結下的孽緣，她也是個有特殊能力的人。如果看得見鬼怪叫陰陽眼，那安琪則具有標準的陰陽「耳」，平時聽得見卻看不見，對於非人的聲音相當敏銳。

她是個不斷在找尋妹妹的姊姊，雖然她妹妹已經失蹤一年了，情況並不樂觀，但她仍舊鏗而不捨。

前陣子為了幫他療癒厲鬼造成的傷勢才頻繁進出他家，這點就是讓楊舒喬以為他們是一對的主因。

他怎麼可能跟暴力女是一對？又不是有被虐待傾向。

鎖上門，再回頭時，看見楊舒喬很認真的在記錄什麼，她只要遇上他出門，都會在記事本上做紀錄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追求者也好奇的問了。

「我在記錄他出門的日子啊！」楊舒喬眯眼笑了起來，「他之前幾乎不出門的，我擔心他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，或是餓死在家裡，所以習慣做個紀錄。」

誰會餓死在家裡？她不知道有外送這種服務嗎？莫言實在很佩服她的想像力。

楊舒喬將記事本放了回去，向莫言露出微笑。她一直覺得是上天眷顧，才讓她隔壁住了這樣一個超級大帥哥，雖然人酷了點，可是總期待看見他的身影——記錄他出門的日子，其實等於記錄看見他的日子。

他像是偶像明星，總是讓她懷有一份憧憬和小鹿亂撞的感覺，這種感覺跟對大智學長是不一樣的，學長對她很好，體貼入微，她……喜歡學長！

她雙頰微微泛紅，那望著莫言的目光讓追求者大智忐忑不安。

大智瞥了莫言好幾眼，心裡緊張得要死。這男人是楊舒喬的鄰居？怎麼長得這麼俊美耀眼？雖然看起來有些陰沉，但這種陰柔美不正是時下最流行的嗎？

這種比明星更有力的極品就住在楊舒喬隔壁，她、她怎麼看得上別的男生啊？難怪每個追求者都鐵羽而歸，從來沒有人追求成功過！

對於他們的反應莫言毫無所覺，他只是走近楊舒喬家門邊，觀察著她的門框。去年聖誕節時，他送了她一份大禮，就是在她的門上以符水做了道簡易的結界，好讓容易鬼沾身的她不要老是帶一堆魍魎回家。

抬起頭，他面無表情的說了句，「要聊天進去裡面聊，請保持公共空間的安靜。」

楊舒喬嚇了一跳，面露赧色。她跟學長還在曖昧期耶，才剛認識沒多久，不方便請、請他去裡面聊吧？

大智一聽，頓時以感激涕零的眼神看向莫言。男人果然最瞭解男人的想法，感謝極品男為他製造機會！

莫言懶得理睬射過來的感激眼神，他才不管他們談不談戀愛，拜託以後不要在走廊上吱吱喳喳就行了。

下了樓，連不太怕冷的莫言都不禁打了個哆嗦。

入冬以來最強的一波冷氣團來襲，凍得路上行人個個縮起頸子，圍巾、帽子、口罩通通出籠，但寒風驟時一刮，還是能看見一群人瑟縮顫抖的樣子。

「噗！」不自覺的笑了出來，他忍不住聯想到日本的野生猴群，在寒冬時總會縮成一大團，遇到寒風吹來就一起發抖的可愛樣子。

剛走出捷運站，莫言就對外頭的陽光感到極度不耐，「看來需要一把能擋陽氣的傘啊。」

穿著黑色長大衣的莫言走在人行道上，頸子上圍著寶藍色圍巾，手裡拿著一個資料夾，正在尋找某個地址。

他好看的臉龐引起路人側目，許多原本疾走的女性不由得緩下腳步，欣賞那難得一見的俊美男子，感覺他耀眼得彷彿是哪位天王巨星。

完全忽視那些熱情光波，莫言終於抵達一棟深褐色的獨棟建築樓下，很謹慎的由下到上看了一遍，確定沒有任何邪氣籠罩——幾隻地縛靈不算什麼——他才放心的走了進去。

這年頭接工作也要特別留意，上個月捲進斷頭凶殺案不說，還被厲鬼傷及五臟六腑，原因就在於上一間合作公司的那棟大樓裡暗藏玄機！

他第一次去時就發現那棟大樓鬼氣森森，可為了工作卻仍硬著頭皮進入，誰叫他工作的責任心特別強！一個好好的聖誕節搞得人仰馬翻，鬧出了人命、有人受重傷，連他都活罪難逃，唉——

「幾隻地縛靈跟低級靈……嗯，應該沒問題。」莫言露出放鬆的淺笑，大步走了進去。

他的繪圖能力本就在業界小有名氣，上個月宇創電玩特地請他為遊戲繪製人物，從小妖到惡鬼、仙人角色到巫女皆由他一手包辦，有幾張海報已對外公佈，讓這款遊戲尚未推出就已經造成市場話題。

因為那海報上的巫女活靈活現，彷彿隨時能從海報中步出；那猙獰惡鬼雖掛在牆上，卻可以讓路人望之色變，連耳際似乎都能聽見惡鬼的咆哮。

莫言的繪畫功力再次為人稱道，也因此接下了嶄新的工作。

經過一樓櫃檯，管理員正蹣跚看電視，好像根本沒人經過似的。

莫言非常欣賞這種作風，他可以逕行上樓，不需要登記、換證件，還是畫押之類的繁複動作——他討厭麻煩。

電梯相當狹窄，也有些年紀了，但是總比猛鬼大樓好，他現在變得非常知足。

目的地在七樓，電梯門一開就可以看見清楚的指示，標出「DI 食品公司」的位置。他這次的工作，正是設計巧克力的包裝，以情人節為主題。

走到食品公司門口時，他看見門邊站著一個可愛的女孩子，大眼睛對著他眨呀眨的，還問了一聲，「你是莫言？」

「嗯。」他眉一挑。來迎接他的嗎？這麼客氣？

「哇……」小雨看傻了眼。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繪者「破妖」嗎？怎麼會帥成這樣啦！頎長的身形、削瘦的體格，還有那迷人的五官，跟她看過的其他繪者也差太多了吧！

自從看過他的作品後，小雨完全迷上他的繪畫風格，美工設計系畢業的她，從來沒有看過那麼令人目不轉睛的作品。因此她瘋狂的蒐集他的相關設計，從他出道

至今，每一本書、每一張插畫都不放過。

今日見到偶像，發現他竟然擁有巨星般的俊美容貌，小雨整個人簡直快飛上天了。怎麼會有這麼棒的事！

「借過。」莫言皺起眉，這女孩擋在門口不動就算了，還這樣直盯著他，讓他不太舒服。

「啊啊！對不起！」小雨這才回神，趕緊為他把門打開，同時嚷著，「經理！繪者莫先生來了！」

莫言一步跨入忙碌的辦公室，小雨趕緊引領他往會議室走去。

他跟著小雨往通道前進，引起許多人的關注，他陰柔俊美的長相，走到哪兒都是引人注目的焦點。

可惜，他沒自豪過，甚至覺得這種事非、常、煩。

「人來了嗎？」路過其中一間辦公室時，有個長髮女人探出頭來。

她剛好跟莫言照面，驚訝之情溢於言表，下意識用手理了理長髮，希望自己看起來不至於太糟。

莫言淡然的望著她，還有這一整層辦公室的……好兄弟。

領著他的小雨身上就巴著三個靈體，雙手全環在她頸子上，任她拖著走；其他坐在 OA 屏風裡的人，身邊也擠著各式各樣的浮遊靈，一起看著他們工作。

這就是他不願意成為朝九晚五上班族的原因，不大的空間裡，還得跟一堆阿飄擠來擠去，不舒服。

「這邊請坐。」小雨帶他來到一間六人座的小會議室，「請問想喝點什麼？茶、咖啡、還是……」

「開水。」他簡短的回答。

「好！」她點了點頭，笑得很靦腆，回身時自然的搥搥肩膀。

莫言打賭她有肩頸痠痛的毛病。開玩笑，肩上拖了三隻鬼，能不重嗎？

不到一分鐘，幾個人匆匆而來，正是剛剛的那位長髮女子，還有兩個男人，一同抱著厚重的檔案推門而入。

「莫先生，你好。」長髮女子穿著粉色襯衫，柔和的顏色讓她看起來不那麼精明幹練，「我是企畫部經理，Jenny。」

「妳好。」該有的禮貌還是不能省，莫言起身向她握手致意。

「我是行銷，Bob。」Bob 理著小平頭，濃眉大眼，看起來很俐落。「我們通過好幾次電話了。」

「我是這個案子的企畫，Oscar。」他蓄著半長髮，隨意綁了個小馬尾，相當性格。

一一握手介紹之後，四個人便坐了下來，等小雨端進四杯茶水再出去後，才開始進入正題。

這個案子是之前宇創電玩的執行企畫麥克介紹的。在一個多月前的斷頭厲鬼作祟案中，他是最慘的一位：骨折、挫傷應有盡有，但是能撿回一條命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他離開電玩公司後，選擇了平面設計產業，拄著柺杖就職。

聽說麥克對 DI 食品公司吹捧他的繪畫技術，可是吹到了神人境界，甚至還拍胸脯保證，一旦巧克力包裝採用他的設計，一定會暢銷狂賣。

他是憑什麼保證啊……莫言接到這個案子時相當吃驚，畢竟找個擅長畫鬼怪的繪者來設計情人節巧克力包裝，是一件非常弔詭的事情。

難道要他在巧克力上，畫出一個齜牙咧嘴的怪物嗎？他們該不是為了「去死去死團」推出新產品吧？

「關於這次的包裝設計，我初步畫了圖稿。」莫言習慣把畫稿印出來，才能看得真切，「我之前跟 Bob 討論過，基本上他希望有人物在包裝上。」

所幸對方希望他繪製類似巫女圖的美麗女人，而不是猙獰魔怪。

按照要求，在範圍有限的包裝上繪圖，除了每塊巧克力上的圖案外，還有禮盒大包裝，總共有兩款。

而莫言繪製的圖案相當簡單，除了一些流暢唯美的線條外，在包裝上會有一個非常性感的女性側臉，眼神盈滿幸福愛戀，微啟的唇帶著笑，笑裡帶著媚惑，而她面前有個男性，但男性只繪鼻子以下的側臉，兩個人狀似相擁。

美女的紅唇就在男性的耳畔，一旁便是這個巧克力的名字：EAT♥ME，吃掉我。三人凝視著性感的美女圖，總覺得那女人眨下了眼睛，像在對他們說話似的逼真。明明不是仿真人的描繪，但是為什麼會令人感覺到她正在做挑逗神情呢？

「我好像快被她的眼神吸進去了……」Jenny 喃喃的說著，既驚訝又讚嘆的看向莫言，「你真如麥克所說，畫出來的東西……像是能成真！」

莫言回了個淺笑。恭維的話他聽多了，這只是一種天分。

「天哪……」另外兩個大男人則蹙著眉，突然明白麥克推薦莫言時說的話。如果這圖案印在巧克力上，是否每個人都會像他們一樣，為了這樣的魅力著迷？

咦？剎那間，有種味道瀰漫出來。

莫言下意識蹙眉，小心的往四周張望，他天生體質特異，除了極易吸引靈體、有一雙看得非常清晰的陰陽眼外，就是獨特的嗅覺。

在人類世界中，嗅覺特別靈敏的人通稱為「狗鼻子」，許多這樣的人會以此天賦擔任調香師。但是他的嗅覺，只適用於魍魎鬼魅。

他能聞到異味、特別隱密的腐臭味、或是厲鬼身上的腥味，甚至是……專屬於妖魔身上的氣味。

趁著企畫小組正專心看著他的畫稿，莫言飛快地梭巡這間小巧的會議室。連一隻鬼魂都沒有，那為什麼會有奇怪的味道？

那並不是腐臭味，反而是一股香甜黏膩的味道，但卻又夾帶著一種……他說不上來的奇異氣味。

「你們……有聞到什麼味道嗎？」他試探的問，說不定他聞到的並非魍魎的味道。

「沒有啊……」Bob 的眼神像是捨不得離開那畫稿，正眼瞧都沒瞧他一眼就回答。這會不會太誇張了？莫言擰眉，動手把那張畫稿從眾人手上抽回，正面翻下，蓋在桌上。

對面三個人宛如大夢初醒，先是一怔，然後眼神迅速恢復清明的直視他，接著趕緊打開手邊的資料。

「我很喜歡那樣的包裝設計！」Jenny 是主管級人物，直接開口讚嘆，「我想立即採用那張畫稿，你們呢？」

兩個人立刻附議，他們不只是喜歡，簡直是著迷了。

「而且 EAT ME 這個詞想得真好！非常適合情人節巧克力……」Oscar 讚嘆的說著，「莫先生，這個詞是你想到的嗎？」

莫言指向對面的 Bob。他只是繪者，對為產品命名一點天分都沒有。

其他人的目光瞬間聚集在 Bob 身上，他此時的表情有點自負又帶著點靦腆。原來巧克力雖然推出在即，但卻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，DI 食品公司怎麼想都沒辦法想到一個特別搶眼的名字，好擊敗市面上競爭激烈的其他巧克力品牌。

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希望能讓莫言繪製完整的圖案！」被稱讚的 Bob 顯得信心滿滿，「情人間用吃掉這個詞，一語雙關，可以是一種曖昧，也能代表品嚐我們巧克力的意思。」

「真的很棒！」連 Jenny 都連連點頭，「我怎麼覺得所有的問題都在莫先生的筆下解決了！」

三人簡直喜出望外，唯有莫言的神情無法如此開懷。

味道變了。剛剛那種甜膩的氣味忽然轉成令人作噁的臭味，不只是腐敗，更是一種快讓他窒息的味道！

莫言不由得拿出面紙摀住口鼻，假裝咳了兩聲，便起身說想借個洗手間。

「沒問題！」Jenny 立即替莫言打開玻璃門，並吆喝一直在待命的小雨，「妳帶莫先生去洗手間，順便去拿我們的巧克力過來請他吃！」

「好的！」小雨才回答完，就見莫言衝出了會議室。

只是衝出去後，情況並沒有好轉，那味道滿盈了整層辦公室，由小雨的神情看來，他便確定這種氣味只有他聞得到。

天哪……這究竟是什麼東西？莫言隱忍著，盡可能保持鎮靜，臉色有些泛白的跟著小雨往洗手間走去。才見到標示，他立刻疾步朝裡頭奔去，只可惜那臭味像是順著通風管四處流竄一樣，連男廁裡也不放過。

莫言挑了一間廁所躲進去，乾嘔幾下，「我最近和廁所還真有緣！」

「他愛我……」

冷不防的，外頭傳來了幽幽的聲音。

「他不愛我……」

那聲音哽咽著，像是哭得很慘似的，嗚咽不詳。

莫言被迫只能用嘴呼吸，他悄悄的推開門，果然，廁所裡沒有別的人影。

「他愛我……他不愛我……」那聲音悲涼，出現在洗手台裡的每面鏡子中。

這間廁所有三個洗手台，三面獨立的鏡子，裡頭皆映著一個男人的背影，彷彿看不見的手中正拿著一朵無辜的花朵，在那兒摘花瓣算命。

是這傢伙身上傳出來的味道嗎？怎麼會比腐臭味還難聞？

「你說……」冷不防的，鏡子裡的男人轉過頭來，他回頭斜望著莫言，轉動的眼珠準確的捕捉到他。

所以莫言也不躲了，直接摀著口鼻推開門，大方的與之對望，並且正在回想——走進這棟大樓時，他曾經看過長這張臉的靈體嗎？

沒有。他非常肯定，這個鬼魂剛剛並沒有映入眼簾。

「你說呢？他愛我嗎？」男性鬼魂淒楚的問著，淚水滑落而下。

突然，如同他的頭自頸部滑開一般，他的手也滑離軀幹，鏡子裡的鬼魂瞬間崩落成一塊一塊——霎時間自鏡子衝出，直直往莫言的方向衝來。

莫言飛快地將門給拉上，靈體衝撞上門板，質地堅硬的門瞬間變軟，拓上鬼魂的臉龐，直抵莫言鼻尖。

不回應鬼魂是最佳方式，莫言凝視著眼前的那張臉，將最近外公教的手印搬出來，這叫現學現賣，順便測試一下有沒有用。

不出三秒，門板上凸起的那張臉像是被人強力打退一樣，向後飛離，門板立刻恢復成平時的模樣。

莫言忍不住偷吸一口氣，卻發現那惡臭消失了。

他謹慎的走出廁所，鏡子裡再也沒有任何惡鬼的蹤影，但是這一切依然令他匪夷所思。那惡鬼是衝著他來的？還是這一切只是巧合？

一走出男廁，小雨立刻衝著他綻開笑顏。

「嗨！」

嗨咧……莫言不由得瞥向她肩膀上沉重的三隻鬼，他真的很羨慕看不見的人。

「我是你的粉絲喔！」小雨突然說，一臉羞赧的模樣。「超級的！」

呃？粉絲？莫言全然聽不懂，他只是個繪者，又不是作家、也不是幾米那種繪本創作者，怎麼會有粉絲？

「你畫的每一張小說封面我都有，我連電玩海報都要到嘍！」小雨雙眼眯了起來，「可以的話，等一下幫我簽名好嗎？」

莫言沒有回答，他第一次面對這種狀況，根本不知道如何處理。

「還有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嗎？」她雙眼燃燒的強烈崇拜，讓莫言幾乎招架不住。他想到唯一最好的方式，就是繼續裝酷，然後火速溜回剛剛的會議室裡。

「莫先生，來！吃吃看我們準備開賣的巧克力！」Jenny 親切的招呼著他，趕緊呈上瓷盤。

瓷盤裡有三款巧克力，全部都是方形薄片。

「草莓、橘子、還有純巧克力口味。」Bob 一一介紹，「你的設計，將會為這些巧克力帶來最棒的銷售效益。」

「嗯。」他微微一笑，「所以，這份稿子是確定了？」

「嗯，確定了！」Oscar 激動的站起身，「現在只要麻煩你將圖調整為這些巧克力的尺寸大小，還有確認圖案的擺放位置，其他就沒問題了。」

總算有個好消息，莫言接過瓷盤。他是個巧克力愛好者，沒有理由拒絕——咦？他錯愕了數秒，才抬起頭看著一臉期待的三個人。

「可以讓我帶回去嗎？」他淺笑，「我不習慣單吃甜食。」

「噢，當然可以！」Jenny 立刻回首，再度要小雨拿整盒的巧克力過來。

Jenny 乾脆的送了一大盒巧克力樣品給他，莫言在不動聲色的簽好合約後，則是火速的離開。

看著手裡拎著的巧克力盒，他想，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吃它——

他不是不吃甜食，而是這份甜食吃不得。

他百分之百確定，一開始充斥在空氣中，那股甜膩詭異的香氣，有一部分就來自這些巧克力。

那味道就像是香氣濃郁的巧克力裡，還混雜了某種詭異的成份。

莫言皺著眉頭，「拜託一下，讓我這次的工作順利，千萬不要再搞什麼五四三的事情出來了！」

Crescent